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五十一回 喜孜孜限期營篷室 亂烘烘連夜出吳淞

耳邊只聽得那些漢口人說甚麼，吃醋吃到這個樣子，才算是個會吃醋的；又有個說，自然他必要有了這個本事，才做得起夫人；又有個說，這有甚麼希奇，只要你做了督辦，你的婆子也會這樣辦法。我一路上聽得不明不白。一直走到字號裡，自有一班伙友接待，不消細說。我稽查了些帳目，掉動了兩個人。與眾人談起，方才知那艘輪船直放上水的緣故，怪不得人家三三兩兩，當作新聞傳說，說甚麼吃醋吃醋；照我看起來，這場醋吃的，只怕長江的水也變酸了呢！原來這一家輪船公司有一個督辦，總公司在上海，督辦自然也在上海了。這回那督辦到漢口來勾當公事，這裡分公司的總理，自然是巴結他的了。那一位督辦，年紀雖大，卻還色心未死。有一天出門拜客，坐在轎子裡，走到一條甚麼街，看見一家門首，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，生得十分標緻。他看在眼裡，記在心上，回到分公司裡，便說起來。那總理要巴結他，便問了街名及門口的方向，著人去打聽。打聽了幾天，好容易打聽著了，便挽人去對那姑娘的父母說，要代督辦討他做小。漢口人最是勢利，聽見說督辦要，如何不樂從。可奈這姑娘雖未出嫁，卻已是許了人家的人。總理聽說，便著人去叫了那姑娘的老子來，當面和他商量，叫他先把女兒送到公司裡來，等督辦看過，看得果然對了，另有法子商量；雖然許了人家，也不要緊的。這是那總理小心，恐怕督辦遇見的不是這個人，自己打聽錯了的意思。那姑娘的老子道：「他女孩子家害臊，怕不肯來，你家！」總理道：「我明天請督辦在這屋裡吃大菜。」又指著一個窗戶道：「這窗戶外面是個走廊，我們約定了時候，等吃大菜時，只叫你女兒在窗戶外面走過便是，又不要當面看他。」那姑娘的老子答應著，約了時候去了。回到家裡，和他婆子商量。如何騙女兒去呢？想來想去，沒有法子，只得直說了。誰知他女兒非但不害臊，並且聽見督辦要討他做姨太太，歡喜得甚麼似的，一口便答應了。

到了明天，一早起來，著意打扮，渾身上下都換過衣服，又穿上一條撒腿褲子。打扮好了，便盼太陽落山。到了下午四點鐘時，他老子叫了一乘囚籠似的小轎子，叫女兒坐了；自己跟在後頭，直擡到公司門前歇下。他老子悄悄地領他走了進去。那看門的人，都是總理預先知照過的，所以並無阻擋。那位姑娘走到走廊窗戶外面，故意對著窗戶裡面嫣然一笑，俄延了半晌。此時總理正在那裡請督辦吃大菜，故意請督辦坐在正對窗戶的一把椅子上。此時吃的是英腿蛋，那督辦用叉子托了一個整蛋，低下頭正要往嘴裡送，猛然瞥見窗外一個美人，便連忙把那蛋往嘴裡一送，意思要快點送到嘴裡，好快點擡起頭來看；誰知手忙腳亂，把蛋送歪了，在鬍子上一碰，碰破了那蛋，糊的滿鬍子的蛋黃，他自己還不覺著。擡頭看見那美人，正在笑呢。回頭對總理道：「莫非我在這裡做夢？」總理道：「明明在這裡吃大菜，怎麼是做夢。」督辦道：「我前天看見的那姑娘，怎麼會跑到這裡來？還不是做夢麼。」說完，再回頭看時，已不見了。

督辦道：「可惜，可惜走了。不然，請他來吃兩樣。想他既然來得，想來總肯吃的。」總理聽了，連忙親自離座，出來招呼，幸得他父女兩個還不曾走。總理便對那姑娘的老子道：「督辦要請你女兒吃大菜，但不知他肯吃不肯？」他老子道：「督辦賞臉，哪裡敢說個不字，你家！姑娘進去罷，我在外面等你。」那姑娘便扭扭捏捏的跟了總理進去，也不懂得叫人，也不懂得萬福，只遠遠的靠桌子坐下。早有當差的送上一份湯匙刀叉。總理對那姑娘說道：「這是本公司的督辦。」那姑娘回眼望了督辦一望，「嗤」的一聲笑了；連忙用手帕掩著口，盡情狂笑。那督辦一怔道：「笑甚麼？莫非笑我老麼？」那姑娘忍著笑，輕輕的說道：「鬍子。」只說得兩個字，又復笑起來。總理對督辦仔細一望，只見那碰在鬍子上的雞蛋黃，流到鬍子尖兒上，凝結得圓圓兒的，倒像是小珊瑚珠兒掛在上面，還有兩處被蛋黃把胡子黏連起來的。因說道：「鬍子髒了。」便回頭叫手巾。誰知蛋黃有點乾了，擦不下來。當差的送上洗臉水，方才洗淨了。

此時當差的早把一盤湯，送到那姑娘跟前。督辦便道：「請吃湯。」那女子又掩著口，笑了一會道：「我們湖北湯是喝的，不是吃的。」又道：「拿盤子盛湯，回來拿麼子盛菜？」說罷，拿起湯匙喝湯，卻把湯匙碰得那盤子「砰訇訇訇」亂響。喝完了，還有點底子，他卻放下湯匙，雙手拿起盤子來喝，恰好把盤子蓋在臉上。這回卻是督辦呵呵一笑，引得陪席眾人都笑了。那姑娘道：「喝剩下來糟蹋了罪過的，你家！」此時當差的受了總理的吩咐，把各人的菜先停一停，先把那姑娘吃的送上，好等後來一齊吃，一齊完，於是收了湯盤上去，送上一盤白汁鱖魚來。那姑娘怔怔的道：「怎麼沒得筷子？」督辦道：「吃大菜是用刀叉吃的，不用筷子。」說罷，又取自己跟前的刀叉，演給他看。那姑娘果然如法泡製吃了。卻剩了一段魚脊骨吃不乾淨，只得用手拿起來吮了又吮。總理暗想：「他將來是督辦的姨太太，今天豈可以叫他盡著鬧笑話？」又不便教他，於是又吩咐當差的，以後只揀沒有骨頭的給那姑娘吃。當差的自然到廚房裡關照去了。誰知到後來，吃著一樣紙圍鴿，他卻又拿起那張紙來，舐了幾舐。一時吃畢，喝過咖啡，大家散坐。有兩個本公司裡的人請來陪坐的，都各自辦事去了。那姑娘也告辭走了。

此時只有督辦、總理及督辦的舅老爺在座。這舅老爺是從上海跟著來的。三人散坐閒談。那舅老爺便道：「哪裡弄來的這個姑娘？粗得很！」督辦道：「這是女孩子的憨態，要這樣才有意味呢。」總理方才看見情形，本來也慮到督辦嫌他粗，今得了此言，便放下了心。因自獻殷勤，把如何去打聽，如何挽人去說，如何叫他來看，一一都說了。又道：「這姑娘已經許了人家了，我想只要給他點銀子，叫他退了婚，他們小戶人家，有了銀子，怕他不答應麼。並且可以許他女婿，如果肯退婚時，看他是個甚麼材料，就在公司裡派他一個事情。我想又有了銀子，又有了事情，他斷不會不肯的。」督辦聽了一番言語，只快活得眉花眼笑，說道：「多謝！費心得很！但是我還有個無厭之求，求你要辦就從速辦，因為我三五天就要到上海去的。」總理道：「就是說成了，也要看個日子啊。」督辦笑道：「我們吃了一輩子洋務飯，還信這個麼。說定了，一乘轎子擡了來就完了。」總理連連答應。當下各自散開。

不提防那舅老爺從旁聽了，連忙背著督辦，把這件事情寫了出來，譯成電碼，到電報局裡，打了一個急電到上海給他姊姊去了。他姊姊是誰？就是這位督辦的繼室夫人。那夫人比督辦小了二十多歲。督辦本來是滿堂姬妾的了，因為和官場往來，正室死了之後，內眷應酬起來，沒有個正室不像樣子，所以才娶了這位繼室。這位繼室夫人生得十分精明強幹，成親的第三天，便和督辦約法三章，約定從此之後，不許再娶姨太太。督辦那時老夫得其少妻，心中無限歡喜，自然一口應允了。夫人總是放心不下，每逢督辦出門，必要叫著他兄弟同走。嘴裡說是等他兄弟練點見識，其實是叫他兄弟暗中做督辦的監督，恐怕他在外頭胡混。

這回得了他兄弟的電報，不覺酸風勃發，巴不得拿自己拴在電報局的電線上，一下子就打到漢口去才好。叫人到公司裡去問，今天本公司有長江船開沒有。去了一會，回來說是長江船剛剛昨天開了，今天上午到了一艘，要後天才是本公司的船期。夫人低頭想了一想，便叫人預備馬車，連忙收拾了幾件隨身衣服及梳頭東西，帶了兩個老媽子，坐上馬車，直到本公司碼頭上，上了那長江輪船，入到大餐間坐下，便叫請船主，請買辦，誰知都不在船上。夫人惱了，叫快去尋來。船上執事人等見是督辦夫人，如何敢違拗，便忙著分頭去尋。此時已是晚上八點來鐘的時候，夫人等得十分焦燥。幸得分頭去尋的人多，一會兒在外國總會裡把船主找來了。見了夫人，自然脫帽為禮。怎奈言語不通，夫人說的話，船主一句也聽不懂。船主便叫了西崽來傳話，那西崽又懂一句不懂一句的，說不完全。夫人氣的三尸亂暴，七竅生煙。船主雖然不懂話。氣色是看得出來的，又不知他惱些甚麼。那西崽傳話，只傳得一句，說夫人要馬上開船去漢口；問他為著甚麼事，西崽又鬧不清楚。船主一想，船上的管事只怕比西崽好點，便叫西崽去叫管事，偏偏管事也上岸去了。

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，幸得茶房在妓院裡把買辦找來了。夫人一見了，便冷笑道：「好買辦！督辦整個船交給你，船一到了碼頭就跑了！萬一有點小事出了，這個干紀誰擔待得起來！」一句話嚇得買辦不敢答應，只垂了手，說得兩個「是」字。夫人又道：「我有要緊事情，要到漢口。你替我傳話，叫船主即刻開船趕去，我賞他三千銀子，叫他辛苦一次。」買辦聽了，不知是何等要

事，想了一想道：「開船是容易，夫人說一聲，怕他敢不開！只是還有半船貨未曾起上，要等明天起完了貨，才可以開得呢。」夫人怔了一怔道：「就帶著這貨走，等回頭來再起，不一樣麼？」買辦想了一想道：「帶著貨走是可以的，只是關上要囉唆。這邊出口要給他出口稅，到那邊進口又要給他進口稅；等回頭來，那邊又要出口稅，這邊又要進口稅；我們白白代人上那些冤枉稅，何犯著呢。上江來的又都是土貨，不比洋貨，仍復退出口有退稅的例。單是這件事為難。」夫人道：「你和船主說說看，可有甚麼法子商量。」買辦便先對船主說明了夫人要他即刻開船，賞他三千銀子的話。說了，又把還有半船貨未起完的話說了，和他商量。船主聽說有三千銀子，自然樂從。又想了一想道：「即刻連夜開夜工起貨，只怕到天亮也起完了；起完了就可以開船。隨便甚麼大事，也不在乎這一夜。只是這件事要公司做主，我們先要和公司商量妥了才對。」買辦道：「督辦夫人要特開一次船，公司也沒有不答應之理。」船主點頭稱是。買辦把這番話轉對夫人說了。夫人道：「好，好！那麼你們就快點去辦，一面多叫小工，能夠半夜裡起完更好。」買辦聽了，方答應一個「是」字，回身要走。夫人又叫住道：「能在天亮以前起完了，我再賞你一千銀子。快去幹罷。」買辦答應了，連忙出來，自己到公司裡說知原委。公司執事人聽得督辦夫人要開船，不知是何等大事，哪裡敢違拗，只得援例請關，報關出口。那買辦又分投打發人去開棧房門，又去找管艙的，一面招呼工頭去叫小工；船主也打發人去尋大伙、二伙，大車、二車，叫一律回船預備；大伙回來了，便叫人傳知各水手，大車回來了，便叫人傳知各火夫；一時間忙亂起來。偏偏棧房開了，貨艙開了，小工也到得不少了，那兩個收籌的卻還沒有找得來。當時帳房裡還有一個人未曾上岸，買辦把他叫來，當了收籌腳色；然而只管得一個艙口，還有一個，買辦便自己動起手來。好忙呀，頓時亂紛紛，呀許之聲大作！

看官，大凡在船上當職事的人，一到了碼頭，便沒魂靈的往岸上跑；也有回家的，也有打茶圍、吃花酒的，也有賭錢的，也有吃花煙的，也有打野雞的，也有看朋友的。這是個個船上如此，個個船上的人如此，不足為奇的。但是這幾種人之中，那回家的自然好找；就是嫖的賭的，他們也有個地方好追尋；那看朋友的，雖然行無定蹤，然而看完了朋友，有家的自然回家，可以交代他家裡通知，沒有家的，到半夜裡自然回船上來了；只有那打野雞的蹤跡，最是沒處追尋。這船上的兩個收籌朋友，船到了之後，別人都上岸去了，只有他兩個要管著起貨；到了晚上收了工，焉有不上岸之理。偏又他兩個上岸之後，約定同去打野雞，任憑你翻天覆地去找，只是找不著。這買辦和那帳房，便整整的當了一夜收籌，直到船開了出口，他兩個還在那裡做夢呢。

買辦心中要想撈夫人那一千銀子，叫了工頭來，要他加班，只要能在四點鐘以前清了艙，答應他五十元酬謝。工頭起初不肯，後來聽見有了五十元的好處，便應允了。叫人再分投去叫小工，加班趕快。船主忽然想起，又叫人去把領港的找了回來。

夫人在船上也是陪著通宵不寐。到半夜裡，忽然想想，叫一個老媽子來，交給他一個鑰匙，叫他回公館裡去，「請金姨太太快點收拾兩件隨身衣服到船上來，和我一起到漢口去；這個鑰匙，叫金姨太太開了我那個第六十五號皮箱，箱裡面有一個紅皮描金小拜匣，和我拿得來，鑰匙帶好。」老媽子答應去了。過了一點鐘的時候，金姨太太果然帶了那老媽子坐馬車來了。老媽子扶到船上，與夫人相見，交代了拜匣、鑰匙，夫人才把接電報的話，告訴了一遍。原來督辦公館的房子極大，夫人接了電報，眾人不曾知道，只知道夫人乘怒坐了馬車出門，又不知到哪裡去的；及至馬夫回來說起，方才知道，又不知為了甚麼，要幹甚麼，所以此時夫人對金姨太太追述一遍，金姨太太方才明白。陪著夫人閒談，一會走到外面欄杆上俯看，一會怕冷了，又退了回來。要睡哪裡睡得著，只好坐在那裡，不住的掏出金錶來看時候。真是「有錢使得鬼推磨」，到了四點一刻鐘時候，只見買辦進來說：「貨起完了，馬上開船了。」果然聽得起錨聲，拔跳聲，忽的汽筒裡「嗚嗚」的響了一聲，船便移動了。此時正是正月十七八的時候，乘著下半夜的月色，鼓輪出口，到了吳淞，天色方才平明。這夫人的心，方才略定。

正是：老夫欲置房中寵，娘子班來水上軍。要知走了幾時方到漢口，到漢口之後，又是什麼情形，且待下回再記。